没有笑声的星球

[节选自雷蒙德-斯穆利安（Raymund Smullyan）《这本书不需要标题：》（The Book Needs No Title: A Budget of Living Paradoxe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80）]

一、现代

从前有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个星球。在这个星球上，几乎没有笑声。像 “幽默 ”这样的东西从来没有为人所知。人们从来没有笑过，也不会开玩笑、打趣、讲笑话，或是类似的东西。人们非常严肃、认真、诚恳、勤奋、好学、有良好的祝愿、有道德。但他们对幽默一无所知。只有一小部分人对什么是幽默有一些感觉。这些人偶尔会大笑和开玩笑。他们的行为让其他人感到非常震惊，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病态现象。这些少数被称为 "笑者"，他们很快就被送进医院。他们的行为之所以如此令人震惊，不仅是因为他们在 "大笑 "时发出的奇怪的声音和奇特的面部表情，还因为他们所说的完全是病态的话语！他们似乎完全失去了现实感。他们说的话完全没有道理，有时甚至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简而言之，他们的行为与其他被迷惑或产生幻觉的人完全一样，因此他们被送进医院。

关于这种 "幽默 "疾病的原因，医学界意见不一。一些医生认为它是官能性的，另一些医生则认为它是一种功能性疾病；一些人认为它是由于化学失衡造成的，另一些人则声称它纯粹是精神性的，往往是由错误的环境造成的。而后者的说法也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支持：经证实，这种“笑”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一些人正是在与其他笑者反复接触后，才在他们的人生中第一次笑了出来。确实，这就是笑者之所以非常危险的另一个原因；他们不仅自己产生幻觉，而且还会使其他人产生这些幻觉！因此，他们必须被送进医院，这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也是为了社会的利益。

无论如何，著名的“接触性笑者”现象强有力地支持了笑声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这一理论。但不幸的是，没有一个持功能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治疗笑者的精神病学家取得任何治疗效果。没有一个笑者是通过纯粹的分析手段治愈的。另一方面，那些使用化学疗法的精神病学家却取得了惊人的效果！其中有一种药物，叫做抑笑剂（“抑笑剂”），特别神奇。它在静脉注射下效果最好，尽管它也可以口服。只用一剂药的效果通常持续六或七个月。在用药后，病人几乎会立即停止笑，以及停止这种被称为“开玩笑”的言语活动，而是开始尖叫。尖叫声会在大约20分钟内达到剧烈和痛苦的程度，并在几乎整个六或七个月的持续时间内继续保持这种程度。病人会一小时一小时地躺在那里尖叫，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最令人惊讶的是，在这段尖叫期间，病人不会发笑或开玩笑，甚至一点笑容也没有。是的，这种药物真是不同凡响！

然而，并非所有的医生都完全满意。一些人认为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即尖叫——可能比笑本身对病人的伤害还更大。他们指出，一个笑者比一个尖叫者显得 "更快乐"。反对派承认，病人在笑的状态下比作为尖叫者更快乐，但另一方面，在尖叫状态下的病人比在笑的状态下的妄想或幻觉少。他们说："如果快乐纯粹建立在精神错觉的基础上，仅仅是快乐有什么用呢？摆脱这些妄想不是更好吗，即使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毕竟，谁想做一个生活在天堂里的傻子呢？这个问题确实有些棘手！然而，一些医生更愿意看到他们的病人处于更快乐、更自然的幽默精神错觉状态，而不是处于更面向现实的尖叫状态，后者似乎是如此难以忍受的痛苦。

抑笑剂这种药物是如何工作的，这是一个从未得到满意答复的问题。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有效。当然，有许多相互矛盾的理论，但没有一个被完全证实。一种理论声称，治疗前的笑者主要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事实上，他的整个问题是他经常将幻想与现实混淆。但奇怪的是，笑者的病理状况使这种混淆看起来很愉快，而不是很痛苦。换句话说，笑者实际上享受这种幻想与现实的混淆。现在，药物所做的是完全消除了病人的所有幻想。然后病人第一次被 “解敝”——他不再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而是看到现实的真实面目。但现实中看到的真实世界比以前的幻想世界要差得多，这种反差让人无法忍受，以至于惊愕得尖叫。

这是一种理论。另一种理论声称，这种药物实际上根本没有产生治愈效果——事实上，给它贴上 "治愈 "的标签是一种虚伪和妄想。该药物所做的一切（根据这一学派）是给服用者带来难以忍受的身体和精神痛苦，而病人所尖叫的只是药物所引起的可怕的疼痛。这一派声称，病人不再笑和开玩笑的唯一原因是他处于极度痛苦之中。为了证实这一理论，有人指出，那些没有被收容的笑者，那些在医院外遇到车祸或受到其他身体伤害的笑者，往往会有一段时间停止笑声。事实上，笑者在生病或身体有任何疼痛的情况下都不会笑，也很少开玩笑。此外，那些刚刚失去丈夫或妻子、兄弟或姐妹、孩子或非常亲密的朋友的笑者，据说会停笑好几个月。所有这些证据似乎都指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疼痛，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笑声是对立的，因此通过类比，似乎有理由得出结论，药物引起的疼痛只是暂时“杀死”，而不是真正“治愈”笑声。这一理论的支持者还提出一个假设，即使一个完全正常的人——也就是一个不会笑的人——服用这种药物，他也会经历可怕的疼痛而成为一个尖叫者，因此，病人的尖叫与“幻想破灭”或“突然面向现实”或类似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尖叫只是由于对药物完全正常的化学反应所致。然而，这一假设从未得到验证或反驳，因为病人的尖叫声是如此吓人，以至于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自愿自己尝试这种药物。因此，抑笑剂的真实作用至今仍是一个谜。

在对病人进行了六、七个月的治疗后，不知什么原因，他非常疲惫，并在几个星期内处于深深的抑郁状态，有时时间更长。在这之后，他逐渐康复，而他原来的笑闹症状会慢慢恢复。医生们悲哀地意识到，这种治愈虽然是真实的，但只是暂时的，所以他们又让病人经历了一次。他们说：“是的，我们最好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这种治疗，直到病人被永久治愈。现在，通常在第三次治疗后——尤其是在化学治疗间隙的恢复期穿插精神分析疗法的情况下——奇迹发生了，病人身上似乎发生了永久性得变化。在治疗的精神分析部分，精神病医生向病人仔细解释他们意志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以及当他开始面对现实时，他首先会发现它非常痛苦。令人惊讶的是，大约在第三次治疗之后，病人居然同意精神病医生是对的！他说：”我现在明白了，你是完全正确的。我确实生活在一种不断地把幻想和现实混为一谈的状态中，而且我还相信有一种叫做“幽默”的实体存在。是的，我居然真的相信它是真实的东西，而不是我想象中的虚构。但现在我看到了曙光。我意识到我是多么的错误！这些药物治疗在使我认识到我是多么的疯狂！的确，在这种药物的作用下，我第一次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我现在看到，事物并不有趣！。如你所料，医生，头两三次面对现实是最令人不安的。但你知道妙在哪吗，医生？我不再害怕现实了！在面对它几次后，我发现它毕竟不是那么可怕！我现在已经适应了现实。告诉你实话，医生，我甚至觉得我不需要再吃药了。没错，我不再需要它了！事实上，我完全相信，我今天就可以走出这家医院，甚至不会再被诱惑去从事这种被称为“幽默”的病态活动。是的，医生，我真的觉得自己焕然一新了！此外，如果我走出这家医院，作为一个前笑者，我可以比没有经历过我的经历的人更好地发现其他笑者，甚至是潜在的笑者，而且我可以把他们带到医院接受治疗。”

当医生们听到这种话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很高兴，并迅速安排病人出院。但是，某些后续研究让医生们有理由感到严重关切。首先，这些前笑者从未将笑者或潜在的笑者带来治疗。其次，有一些相当可靠的传言说，这些前笑者，尽管他们确实从未在公开场合笑过或开过玩笑，但在私下里却以高度秘密的方式笑过。此外，当他们彼此见面时，他们会互相挤眉弄眼，这多少有点阴谋的味道。因此，许多医生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也许这些前笑者没有真正被治愈，而是—因为恐惧——只是假装被治愈！换句话说，有人严肃地提出，病人在接受第三次治疗后，只是在模拟精神健康，而且在所有事情上都是不真诚的！这种假说之所以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假设如此令人震惊的原因是，不真诚在这个星球上几乎是未知的。从对这一问题所知甚少的情况来看，不真诚本身被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病，但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于是，问题出现了。是什么让这些前笑者变得不真诚？少数大胆的医生建议，这只是因为病人假装好了，以避免进一步的痛苦的药物治疗。但这一假设被普遍否定。医学界的共识是，不诚恳的行为从来都不是这样理性的，也不是有预谋的，而是完全非理性的，很可能是由某种化学失衡引起的。事实上，人们怀疑抑笑剂本身虽然暂时治愈了笑的精神病，但可能正是造成不真诚的精神病的药剂。因此，医生们悲哀地承认：“情况是最令人沮丧的！抑笑剂不仅不能永久地治愈笑症，而且似乎还有产生不真诚的可怕副作用！”一些前笑者被召回医院，他们的抑笑剂治疗被恢复；同时，另一种药物，“真诚水”，也被同时使用，希望能抵消抑笑剂的“不真诚”效应。但似乎从来没有取得过适当的平衡。在药物治疗之间的疗养期间，病人要么真诚地笑，要么停止笑，但显示出明显的不真诚症状。换句话说，找不到任何化学手段可以使病人真诚地停止笑！这就是所谓的化学疗法。各种类型的脑部手术也被尝试过，但同样无济于事！科学所能做的一切都不能使这些奇怪的不可思议的病人以真正真诚的方式放弃幽默。于是，医生们举手投降了。

我稍后再回到笑病患者的遭遇。

II.中世纪

这个星球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现代除了异常心理学的教科书和期刊外，根本就没有关于笑的文献。中世纪充满了笑的文学作品——事实上这就是所有著作中最主要的成分。这些文献完全不包含当代笑者所称的“有趣”的材料；事实上，这些著作完全是理智、严肃、学术性和哲学性的。这些著作主要包括对古代文本的分析和评论。而古代著作是完全非哲学性的；它们从未谈论过笑声或类似的东西。古代著作只是中世纪所谓的“有趣”的材料。这些古老的手稿包含各种难以理解的矛盾材料，称为“笑话”或“有趣的故事”。评价古代的工作是中世纪的主要目的。中世纪的哲学家们——特别是中世纪早期的哲学家们——实际上是在颂扬古代，并将其称为“黄金时代”——更确切地说，是“幽默的黄金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大笑和开玩笑，真正享受生活。这些作家一直在谈论笑声的衰落是一个悲剧，而不是一种祝福。他们声称，古代的著作，尽管表面上是非理性的和矛盾的，但确实包含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智慧。也许“智慧”（他们说）这个词不太合适；当然，这种“智慧”不是那种可以通过科学或理性来教授的知识。要认识到古代著作的价值，需要某种近乎神秘的能力，称为“幽默”。此外，这种“幽默”奇怪地产生于古代著作的矛盾性和所谓的“非理性”特征中。换句话说（这也是令人费解的地方！），幽默不可能在一个完全严肃和理性的氛围中发展。

中世纪的主要哲学问题是确定这个被称为 "幽默 "的神秘事物是否真的客观存在，还是只存在于想象中。那些相信它真的存在的人被称为幽默实在论者；那些相信它不存在的人被称为怀疑论者或反幽默者。在赞成幽默的人中，对于幽默的存在是否可以通过纯粹的理性来确定，或者是否只能通过信仰的行为来了解，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幽默实在论者大致有三种：理性论者，他们声称幽默的存在可以通过纯粹的理性来确定；信仰幽默的人，他们认为理性可能有些帮助，但信仰行为是关键；最后是“神秘论者”（在现代被称为“笑者”），他们声称理性和信仰对理解幽默都没有丝毫帮助；唯一可靠的方法是通过直接感知。他们说，理性引向无处。仅仅根据权威而相信“幽默”的存在，意味着你显然没有亲自看到它。对“幽默”的存在有信心；这种信心的基础是什么？这种信仰是基于对权威的接受吗？它是基于某种希望，即真的有“幽默”这种东西存在吗？也许是信仰幽默的人认为，如果幽默真的存在，它将是非常好的东西，因此，由于他们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他们对自己发誓，要像幽默真的存在一样来进行生活？是的，似乎就是这样。但是，正如神秘主义幽默家所指出的，这种态度虽然用意良好，但却悲哀地证明了信仰幽默家无法直接看到幽默。神秘主义幽默家不断重复说："如果你能直接看到幽默，你就不需要理性的论证，也不需要任何信仰或类似的东西。然后你就会知道，幽默是真实的。

这句话“直接看幽默”特别容易受到批评。神秘主义幽默学家们实际上是这样说的。“是的，我们可以在许多情况下看到幽默。生活中充满了幽默，只要你能看到它”。持怀疑态度的反幽默论者说：“所以，你们声称你们能看到幽默！”。“告诉我，它是什么颜色？”神秘主义幽默家们笑着说：“幽默没有任何颜色！”怀疑论者继续说。“哦，所以你只能看到它的黑白两色！好吧，那么，它是什么形状？”“它没有任何形式或形状。”“那我就糊涂了！幽默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它当然是看不见的！”“但我以为你刚才说你能看到它。你不是说你能看到某些情况下的幽默吗？”“嗯，是的，我说过，但我并不是指‘用眼睛看’的字面意思。眼睛的视觉真的与此无关。我在直接感知的意义上使用‘看’，而不是用眼睛看。这种感知虽然像视觉一样直接，但实际上是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觉？是哪种感觉——-听觉？如果是的话，幽默的声音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嗅觉、味觉、触觉还是什么？你用五种感官中的哪一种来感知幽默，或者它是一种以上的组合？”“不，它不是这五种感官中的任何一种，也不是它们的组合。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非物理性的感觉——-我们把这种感觉称为‘幽默感’。”“天哪，你的意思是指非物理的感觉？换句话说，你的意思是它是像心灵感应或千里眼一样的神秘事物？但是科学的完全性要求我们不要相信任何神秘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不相信这种幽默感是完全不真实的东西，仅仅是想象力的产物。”

幽默神秘主义者徒劳地抗议说，幽默没有丝毫的神秘性——事实上，幽默是一种神秘的东西的想法让他们觉得很“好笑”。他们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并说：“如果这对你有帮助的话，幽默是神秘事物的说法是典型的说法，我们称之为‘幽默’，它使我们发笑。幽默绝对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如果你能看到幽默是什么，你就会意识到它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东西，而且它是令人愉快的。”还有一件事，所谓的“神秘主义幽默家”们一直声称“神秘主义幽默家”这个标签是最具有误导性的。他们声称，幽默一点也不神秘——-尽管对于那些缺乏直接幽默感的人来说，它可能显得很神秘。他们说：“为什么不称我们为笑者，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于是，“神秘主义幽默家”这个词逐渐被“笑者”所取代。信仰-幽默主义者对笑者的态度是相当有趣的。并非，而是全心全意所有的人都相信笑者的真实性。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羡慕那些能够直接感受到幽默的人，因此他们根本不相信笑者真的能做到这点。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对的，原因相当微妙，以后会说。现在，大多数信仰幽默者并没有对笑者采取敌视、怀疑的态度地相信他们。他们知道笑者是直接接触到信仰幽默者只能推理并在信仰上接受的东西。因此，他们去找笑者接受教育。一些笑者将把笑声带回人类作为他们人生的主要使命。他们成为所谓的“大笑大师”，还建立了相关机构——通常是在山上或海边——称为“大笑修道院”。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

III.一段讲道

信仰幽默者来到这些寺院，坐在大笑大师的脚下，以学习神圣的笑的艺术。大笑大师们使用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有一位著名的大笑大师班科夫，他拒绝所有正统的方法，并声称自己没有任何方法。他说：“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简单地逗他们开心！”许多大笑大师对他们的方法被班科夫如此公然忽视感到很受伤，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实践者，班科夫比任何一个人都好。班科夫就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称之为“小丑”的人。启迪人们的不是他的语言，而是他的行动。他的行为非常奇怪。有时在严肃的“笑声布道”中，他会突然无缘无故地翻了一系列的筋斗，在成千上万的听众中，有一两个人会在他们生命中第一次爆发出笑声。他们会说：“哦，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幽默！。上帝啊，这些筋斗教给我们的东西比我们读过的所有关于笑的哲学的书还要多！”其他一些大笑大师们也尝试了班科夫的翻筋斗技术，但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他们总是无法完成。它们莫名其妙地落空了，所以其他大师们不得不回到纯粹的口头教学方法上。

讲道是标准技法之一。有时它们有些成就，有时没有。我现在转述其中一段最著名的布道：

哦，有志于欢笑的人！你们勇敢地长途跋涉来到幽默的圣地。你们勇敢地长途跋涉，来到幽默的圣殿前膜拜。但可惜的是，你们的努力被误导了！首先，你们坚持坐在我们的脚下，以敬畏的态度接近我们。你们认为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的人”。而我们的努力都无法说服你，你这种敬畏的态度正是阻止你发笑的原因。如果你能看到这种情况有多么幽默就好了！你们认为笑是一种庄严的东西，而当我们向你们保证，幽默绝对不是什么庄严的东西时，你们无法相信我们；幽默几乎是庄严的对立面。情况是如此的奇怪！一方面，你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与幽默有着直接的接触——-我们亲身经历过——-然而，你们对“幽默理论”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如此强烈，如此彻底地刻在你们的内心深处，以至于你们无法相信我们告诉你们的关于笑的事情。你们认为，因为你们读过所有关于笑的哲学的伟大书籍，所以你们比我们更了解笑——-尽管你们知道我们能笑而你们不能。你似乎认为，关于笑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比笑的能力更重要。你还说，你对笑的判断比我们自己的判断更有效。你一直在说，笑的能力并不能让笑的人知道笑到底是什么——只有“分析”，据你说，才能做到这一点。你就像某些艺术哲学家一样，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比实践的艺术家高明，认为自己比艺术家本人更了解艺术的“全部”。你也像某些科学哲学家，他们说：“实践的科学家很少知道科学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或者一些逻辑学家说：“大多数数学家，即使他们证明了伟大的定理，也并不真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是的，你对我们的态度就是这种性质的。你崇拜我们的笑的能力，尽管我们告诉你，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态度。我们承认，崇拜可能有助于实现生活中的其它价值，但笑声永远无法通过崇拜获得。如果你们只是嘲笑我们而不是崇拜我们，你们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但你们甚至不理解我们这样说的意思。你们坚持认为笑是庄严的东西，尽管我们说了一切。你说：“你说它不庄严，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不庄严。可能它真的是庄严的，只是你没有认识到它的庄严性。”当你这样对我们说话时，我们能对你说什么？我们只能说：“我们承认，我们无法用科学和逻辑证明幽默不是庄严的。我们只是知道它不是。我们很抱歉听起来如此无理和教条，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向你保证，一旦你获得了幽默感，那么你也会知道幽默是不庄严的东西。”

现在让我更具体地告诉你们，你们犯了哪些错误——你们觉得不得不走的一些错误的道路，你们如此真诚地相信这些道路会引导你们获得幽默感。首先，你们中几乎没有人能够摆脱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信念：要获得幽默感需要严峻而坚定的努力。你们似乎都认为，幽默感是你们必须以某种方式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东西。你们把笑看成是对你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奖励。你们也认为笑是你们自己的行动——是你们主动做的事情，而不是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你可能觉得很难相信，但我们的许多笑声是不由自主的。有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笑。在一些幽默的情况下，我们会被笑声“征服”；笑声几乎是自己来的，很像打嗝。无论如何，幽默感不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东西。要努力的地方实际上在于克服你的偏见：努力是获得幽默感的直接必要条件。我们理解你所处的窘境。你说：“好吧，如果我们坐下来什么都不做，我们就不会发现自己在笑。那么，除非我们做出一些努力，否则我们怎么能学会笑呢？”我们承认，这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似乎无论你往哪个方向走都会被困住；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就不会笑，如果你做什么，你也不会笑。那么你怎么笑呢？是的，我们完全理解你的问题，我们也希望能给你一个完全合理的答案。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也许我们的无能为力与你的无能为力并无太大的区别。无论如何，我们无法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来帮助你；我们只能采用其他方法。不过，有一件事我们觉得会有帮助，那就是指出你所做的大部分努力都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让我指出四条常见的错误道路。

1.你们中的一些人采取的方法过于客观和科学。你们阅读所有你们能找到的关于幽默哲学的文献。你们对“幽默”一词可能具有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语言学分析。你不断寻找“幽默”这个词的更好的定义。换句话说，你试图用你已经知道的其他词的含义来定义“幽默”这个词。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幽默”这个词根本无法用你已经理解的术语来定义。你要想知道“幽默”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唯一的办法就是获得幽默感。对于这一点，科学和逻辑丝毫不能帮助你。请不要误解；所有这些对幽默的分析性研究对心理学和知识论都有很大价值。但它应该在你获得幽默感之后而不是之前进行。先进行研究肯定对你没有帮助，而且很可能会伤害你。为什么会伤害你？因为你这种非常严峻、严肃的学术态度会使你处于一种不可能有幽默感的心境中。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对我说的“来到你身边”感到惊奇？好吧，这正是它的真实写照！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幽默真是来到你身边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整个观点，对你们来说是很难把握的。如果你只是放松，只是让你自己随心去，只是让幽默来追寻你，那么它就会来到你身边。但是你没有，你通过严肃的学习严峻地追逐它，而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会将它赶走。

2.你们中许多人遭受的下一个错误观念是，幽默感是通过道德实现的。你们被教导说，如果你们过好的生活，那么你们将通过获得幽默感而得到回报。所以你就去做善事，希望你能得到这种回报。但这完全偏离了轨道！我们并不反对道德——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重视道德生活——-但我们绝对坚持认为，它与追求幽默无关。你从哪里得到这种错误的观念，认为你必须通过做好事来“获得”幽默感？而你为什么坚持这种信念？事实上，笑者的道德品质总体上与非笑者并无明显区别。当然，我们中的一些笑者是非常优秀的人，但其他人则是完全的流氓。道德与你的问题根本没有关系。

3.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你们中的一些人被告知，只有通过各种可怕的禁欲主义做法，幽默才能来到你们身边。因此，你们挨饿、禁欲、鞭打和以其他方式残害自己的身体，希望你们遭受的强烈痛苦能结出幽默的果实。但这从来没有用，这也难怪！你你们越是痛苦，就越是不可能享受幽默。这方面有一个小的例外；有一种我们称之为“苦涩的幽默”的东西，它确实是在应对痛苦的情况下产生的。但是这种类型的幽默相对来说比较少见，而且在学习更正常的快乐幽默之前几乎不可能学会。是的，幽默确实是快乐的，它不可能在禁欲主义的病态氛围中蓬勃发展。

4.最隐蔽的错误是试图通过仅仅模仿笑者的外在形式来学习幽默！这个错误是如此微妙地具有欺骗性和危险性，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难以纠正！你们最认真地听着我们的笑声，然后你们试着自己发出同样的声音。你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声音的模仿相当在行，但你们骗不了我们！即使你们的模仿是完美的，你们仍然不会真正地笑，就像一只鹦鹉不能够理解它所模仿的语言一样。你问我们如何知道你的笑声不是真的，我们回答说：“它听起来根本不对”。你要求我们说得更具体一些，“纠正”你的笑声，或者你们中更有科学头脑的人要求我们给你一个精确的声学分析，说明真正的笑声和模仿的笑声之间的区别，你问我们：“是音调不对吗？是时机不对的问题吗？我们的笑声有什么问题吗？”你似乎对我们没有努力回答这类问题感到失望，首先，我们不能给你一个纯科学的描述，说明你的笑声听起来如何令人信服，声学上的正弦波分析是我们最后能给出的东西。也许，如果我们用心去做，我们可以训练你笑得更有说服力，但这对你来说将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你能学会完美地模仿我们的笑声，那么我们就几乎没有办法知道你是否有幽默感了。你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是，不是正确的笑声给了你幽默感，而是恰恰相反。一旦你有了幽默感，那么你就会自动和自发地正确地笑，而不需要你去分析你是如何笑的。是的，我们知道你已经被许多标题为“如何正确地笑”的书籍所迷惑，但我们可以郑重地向你保证，没有一个真正的笑者会写这样的书。事实上，这种书与真正的幽默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你必须记住，笑的活动只是幽默的外在形式；幽默本身是完全属于内在精神的东西。而你永远不可能通过对外在行为形式的任何模仿来达到这种精神。你试图通过单纯的模仿来学习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背诵笑话这种可笑的做法。你以一种完全费力和机械的方式，把成千上万的笑话记在脑子里，你认为你因此获得了幽默感！你把这种活动称为“学习”——你说你是“为了获得幽默感而学习”。但是除非你获得了幽默感，这些笑话对你来说是绝对没有意义的。没有这种内在的感觉，你不可能看到这些笑话的真正意义。的确，即使没有这种感觉，你也能理解这些笑话所描述的情况，但这些情况本身是完全无趣的，除非你能觉察到其中的幽默感。我们称之为“幽默”的东西在其中是什么？由于它不是一种颜色，不是一种声音，不是一种气味，不是一种味道，不是一种感觉，你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你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坚持认为，既然它不是这些东西，那么它一定是某种“神秘”的东西，而当我们告诉你们它不是时，你们无法相信。一旦你能亲自看到幽默，你就会意识到它是像日光一样朴素的东西。

回到关于笑话地记忆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你讲这些笑话的方式中看出，你完全没有看到它们的幽默。说白了，你讲得太认真了。一个笑话不是像一个庄严的礼仪颂歌，它的精神几乎是相反的。你讲一个笑话——或者说是背诵——就像你刚从葬礼上回来一样。再次，我们不能给你一个声学分析，说明你背诵笑话的方式有什么问题，我们只能说，你应该首先获得幽默感，然后正确的讲笑话的方法通常会自己来。

你们中最严重者会做以下地事。你们把背诵笑话和强迫自己笑这两种技巧结合起来，然后你们确信自己已经“达到”了。但是你是多么的错误！你先是对“笑话”鹦鹉学舌，然后又对“笑声”鹦鹉学舌，然后确信自己有了幽默感！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对单纯的外在形式的强烈关注，正阻止了幽默的精神进入你们的灵魂。此外，当我们向你们保证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幽默更遥远时，你们甚至不会相信我们。你们很生气，要求我们给你们提供科学证据，证明你们还没有幽默感。你们绝对拒绝相信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直觉，你们愤怒地离开我们的修道院，走向世界，声称自己是 "真正的笑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破坏我们的事业了！遇到你们的怀疑论者几乎理所当然地加强了他们的信念，认为幽默是“纯粹的假象和错觉”的东西。那些相信幽默确实是真实的，但却羡慕那些拥有幽默的人，并认为不再有真正的笑者存在的信仰幽默者，当他们遇到伪笑者时，他们的信念再次得到加强。是的，假笑者是幽默从这个星球上消失的主要原因。我们竭尽全力来阻止这种潮流；我们是否会成功，只有上帝知道。

IV.伟大的传说

除了我们所描述的寺院外，还有一些寺庙——称为“幽默寺庙”或“笑声寺庙”。这些寺庙主要位于城市地区。它们在精神上与寺院非常不同。在这里，礼拜者在每周一次的“笑日”会聚在一起，在“笑”的祭坛前。在中世纪的早期，寺庙里确实有笑声。会众来到这里，大祭司宣读古文，每个人都会为之大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笑声逐渐从寺庙中消失了（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人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对笑的崇拜。他们不再笑了，而是开始“向笑声祈祷”。

在中世纪，人类的重大问题是“为什么笑声从我们的星球上消失了？”人们提出了许多假设，但更多的是以“传说”的精神而不是科学理论的精神。这些传说有很多，寺庙根据他们认为哪个传说是真理开始分裂成不同的团体。这些寺庙变得非常教条，相互不宽容，最终形成了宗教战争，每组寺庙都为自己的真理而战。有一个传说被称为“伟大的传说”，获得了最广泛的欢迎，并很快支配了所有其他的传说。这就是“伟大的传说”：

在远古时期之前的日子里，一开始，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这些人——称他们为亚当和夏娃——被主同时带到了世界上。他们出生在笑日。他们完全幸福地生活在大笑园里。他们主要生活在小河边，与蝴蝶和太阳光一起欢笑。每天，主都会到花园里看望他们，用他的幽默感滋润他们的灵魂。他爱他们，跟他们开玩笑，和他们一起欢笑。他们的笑声是神圣的。就这样，他们在这个天堂里度过了许多年，直到有一天，一只奇怪的绿色动物，像老鼠又像臭鼬，有一双凶恶的小眼睛，来到了花园。这只动物察觉到这对夫妇的幸福，非常妒忌。他走到这对夫妇身边，说：“你们两个成年人怎么能一辈子都这样生活？你们又不是小孩子！。你们怎么能用这种完全幼稚的笑声来消磨所有的时间？难道你们不知道有重要的职责要做吗？是的，对你们来说，在笑声中消磨掉所有的时间也许是件愉快的事，但以这种速度，你们怎么会有成就？主已经给了你生命的宝贵礼物，而你们能做的就是以这种方式背叛它？你真们可耻！还有主——为什么祂鼓励你做这些幼稚的事？为什么祂坚持每天来探望你们，给你们讲这些愚蠢的笑话，让你们像孩子一样？为什么祂害怕你们长大？你们有成人的身体，却只有婴儿的思想。为什么主要这样？祂在害怕什么？祂对你们隐藏了什么？为什么祂假装是你们的朋友，而祂恰恰是欺骗你们、阻止你们忠于自己，实现你们在宇宙中的真正命运的人。为什么你们容忍这一切？主的甲胄上有一个缺口，你们可以通过它来拯救自己：主已经给了你们自由意志，你们可以借此反对他。你们可以扭转这种情况；这取决于你们！只有通过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才能不让主将你们永远束缚在其中。”

邪恶的动物这样说。他日复一日地回到园子里，慢慢地但坚定地引诱这两个欢笑的孩子。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亚当和夏娃都没有真正相信或信任这个动物，至少在意识层面上是这样。他们不喜欢动物的长相；它的眼睛里有某种神情，不知为何引起了他们的怀疑。然而，“动物”却说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当他们得知自己有自由意志这种东西时，绝对是大吃一惊！这种奇怪的想法从未在他们心中出现过。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美丽、快乐、自发和毫不费力地流淌着，对他们来说，似乎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似乎事情都只是发生在他们身上，而他们自己不是积极的行动者。例如，当他们看到或闻到一个美味的水果时，似乎这个水果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吃这个水果。更确切地说，不是他们感到被动而非主动，而是他们从未区分过被动和主动。因此，他们可以选择这一个想法是如此惊人而新奇。这给了他们一种令人振奋的权力感。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现在可以做一些事情了！特别是，如果他们选择的话，他们可以有所作为。然后问题出现了。他们是否应该有所作为？这个“应该”的概念也是相当新的。以前，由于他们觉得自己只是生活的溪流的一部分，而不是积极主动地生活在生活中，所以“应该”、“应当”、“责任”等道德概念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意义。但现在他们知道得更多。令人不安的问题出现了。对他们来说，袖手旁观地享受生活，而不是走出去有所作为，是对还是错？

亚当和夏娃也第一次开始了哲学思考。他们相信，动物所告诉他们的，他们有自由意志这一件事是真的。但最令他们困惑的问题是，在动物告诉他们这一事实之前，他们是否就已经有了自由意志。如果他们以前有自由意志，他们肯定不知道自己有自由意志。那么，是否有可能在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情况下获得自由？换句话说，是否真的像动物说的那样，上帝已经给了他们自由意志，还是动物使他们拥有了自由意志？在他们看来，拥有自由意志与相信自己拥有自由意志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想知道其它世界是否有像他们一样的有生命的生物，以及这些生物是否有自由意志。亚当认为，最可能的答案是，有些生命有自由意志，有些则没有；那些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的人就有，那些不相信的人就没有。他们曾经问绿色动物：“你有自由意志吗？”动物回答说：“我当然有！如果你选择的话，你也可以有自由意志。”这个答案让他们非常不解！他们回答：“什么？ 你说我们可以选择拥有自由意志？你是说，拥有自由意志是一个选择问题？”动物回答说：“当然是的。”夏娃接着抗议道：“但我以为你告诉我们，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动物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但只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可以这么说，上帝已经给了你拥有自由意志的潜能。你是否实现它，取决于你。上帝给了你做出选择的能力；祂并不强迫你做出选择。只有当你选择时，你才能使用你的自由意志。”亚当回答说：“但如果我们可以选择，那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自由意志。”动物回答说：“是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帝赋予了你自由意志。”

所有这些谈话使这对夫妇感到非常困惑！于是，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科学就诞生了。同时，他们还面临着目前的道德问题，即如何处理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应该还是不应该去做一些事情？他们知道自己在欢笑园中非常快乐，但他们在宇宙中的真正作用是快乐还是履行职责？他们为此争论了许多个星期，最后决定留在园子里，不做什么事情。他们决定相信主而不是邪恶的动物。是的，他们终于意识到，主是他们的朋友，动物是他们的敌人。于是有一天，动物来到园子里，亚当说你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东西。是你教会了我们，我们有自由意志；还是你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使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还是上帝“允许”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还是他“让”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还是我们“选择”了自由意志，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理解自由意志这一现象，但我们现在知道，无论它到底是什么，我们肯定拥有它。也许我们已经选择了拥有它；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现在所确定的是，我们确实拥有它。你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拒绝主和他的道路。是的，我们确实有这样做的自由。但你难道没有意识到，依照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也有拒绝你的自由？是的，我们现在有能力拒绝你或主。而我们决定拒绝的正是你！你是谁？根据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把你从我们的思想和心里彻底赶出去。我们拒绝你和你的道路。我们不再听从你或你的话。我们把你们赶出这个花园。这个园子是我们的财产；主把它给了我们，而不是给了你！这是我们自己的私有财产，没有我们的允许，你不能再在这里。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里只把你当做一个客人来对待。但你不再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请你离开花园，不要再回来。如果我们再发现你在这里，我们会杀了你。动物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亚当和夏娃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他们选择了做正确的事情。但可惜的是，他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虽然在意识层面上，他们选择了接受主，拒绝动物，但动物的毒药已经进入他们无意识的灵魂，成为巨大的精神感染的焦点。这种感染日复一日地增长和蔓延。痛苦进入他们的灵魂，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的确，他们已经决定留在主的花园里，不担心有无成就，但在内心深处，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有什么成就。他们变得奇怪地不安和不满意。烦恼的想法在他们的脑海中闪过；一天天地，他们变得更加烦躁和沮丧。快乐开始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他们不再确定自己在笑园中是否快乐。

然后是致命的一天。他们度过了一个漫长而不安的睡眠之夜。他们都梦见自己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却从未达到任何目的。早上，他们在完全疲惫的状态下醒来。他们悲哀地一起走到小河边，坐了好几个小时，默默地忧郁地思考。主在通常的时间来了，并察觉到他们的悲伤。然后祂试图用他的一个笑话来使他们高兴起来。这时，亚当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他愤怒地对主说：“我们不觉得好笑！你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主长久地凝视着他们，悲哀地说道：“很好，那么，你们选择拒绝我、我的道路和我的幽默。我不会试图把这些强加给你们；事实上，即使我愿意，我也无法做到。我不能让你笑，即使我可以，我也不会。你确实有自由意志，正如你伟大的朋友告诉你的那样。你完全可以拒绝我的幽默，我也不会再拿它来烦你。你也可以去 ‘成就一番事业’，这是你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是的，你可以成为一个大人物——事实上你可以孕育整一个种族。你将要去做这件事。只是你和你的后代不会有我在场用我的幽默指导你们。我会照看你们，但我不会和你们在一起。慢慢地但肯定地，幽默将从世界上消失。没有我在场给你们的灵魂注入新鲜的幽默，它将慢慢地枯萎和死亡。只有在几个世纪之后，当世界处于最黑暗的绝望境地时，当你们自己意识到你们对我和我的道路的无限需要时，你们才会找到正确的道路来召唤我回来。当你们真正召唤我回来时，我就会回来。在那之前，再见！”

V.回到现代

上帝这样说了，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笑声从世界上消失，变得越来越少。中世纪的人们意识到这是一种悲惨的损失，而不是一种收获，他们尽一切可能来阻止这种趋势。只有在中世纪末期，人类才第一次意识到，笑声远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完全不可取的东西。人们开始说：“也许我们应该停止试图阻止历史的趋势。也许现在这一趋势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也许现在是时候了，这个被称为“幽默”的愚蠢过时的东西应该消失。也许笑声对野蛮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但我们现在正在变得文明！”起初他们把笑称为“愚蠢”的东西，但很快他们开始使用更强烈的词“疯狂”。然后人类想到，幽默不过是精神病的另一种形式；笑是一种精神病理学。这样就迎来了现代。

因此，我们又回到了现代。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大多数人不以这些名称来称呼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而是称为“精神病时期”、“崩溃时期”和现在的 “理智时期”。是的，现在的世界是理智的；笑的人已经很少了。如果知道如何治疗他们就好了！

我们又回到了第一章中的话题。我们记得，医生们不知道如何在抑笑剂和真诚水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他们在使笑者真诚地停止笑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而且必须面对一个痛苦的事实，即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笑者是无法被永久治愈的。那么该怎么做呢？在这里，医学观点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医院也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第一类医院被称为“笑-叫医院”；第二类医院被称为“纯笑医院”。在笑-叫医院里，医生们意识到没有病人是可以永久治愈的；因此，病人一旦入院就会被终身监禁。所能做的就是在病人的余生中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笑料治疗。这些医院的纪律是严明的；没有一个病人会被释放，治疗也不能放松。人们坚定而痛苦地认识到，虽然不可能永久治愈，但抑笑剂确实提供了一种暂时的治疗，尽管这种治疗很痛苦，但对病人来说，面对现实并发出尖叫总比退回到他幻想的幽默世界并大笑要好。

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笑-叫医院的病人活得并不长。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在第六或第七次治疗中幸存下来。

纯笑医院的理念完全不同。他们同意笑-叫医院的观点：没有一个笑者是可以永久治愈的。许多人甚至怀疑他是否可以暂时治愈。无论如何，即使他可以暂时治愈，这真的值得吗？为什么不让病人享受他的生活；他有这些幻想真的那么糟糕吗？于是，像笑-叫医院一样，病人被终身监禁。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笑疯病的治疗——或者任何治疗！这些医院的精神病学家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些医院的精神病学家对病人说“你是不治之症；你的精神病是没有希望的。你没有任何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因此，不要试图变好；不要与你的精神病作斗争，而是要顺其自然。换句话说，试着在你的笑性精神病的框架内变得适应。你必须学会和它一起生活。你必须学会享受你的笑声。”一位病人回答说：但是医生，我们确实享受我们的笑声！我们已经适应了我们的幽默感。”医生也许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回答说：“不，不；你必须学会与它共处。”医生的这些蠢话，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是让病人嘲笑他们。纯笑医院的病人非常高兴。为了确保他们的幸福，我们为他们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事实上，纯笑医院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院，而只是隔离中心。它们的唯一功能是防止囚犯将他们的笑声精神感染到外面的世界。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们舒适。他们可以选择工作或不工作。他们得到了最好的食物，宽敞的住处，以及许多娱乐活动。医院通常位于巨大的庄园中，病人可以在美丽的场地上漫步。医院提供所有的教育设施，每家医院都有一个宏伟的笑图书馆——里面有所有古代和中世纪的文本。囚犯们还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各种更高的学位——事实上，这世界上大多数D.H.学位（幽默学博士）都是由住院的笑者拥有的。另一个奇妙之处在于，笑声往往是家族性的，因此一般一整个家庭都被关在纯笑医院里。

因此，纯笑医院内的条件接近于田园诗，除了一件事！病人的生活被他们对笑-叫医院里不幸的兄弟们的可怕命运的认识所蒙蔽！他们说，我们的兄弟们在尖叫中死去，而我们却在自由地享受我们的生活，这多么不公平。上帝啊，我们的兄弟们尖叫死了，而我们却可以自由地享受我们的笑声，这多么不公平。因此，他们每天都举行宗教仪式，祈求上帝减轻笑-叫医院病人的痛苦。一段时间后，他们决定，仅仅祈祷是不够的，也许他们可以做些什么。而他们确实找到了可以做的事情。稍后我们会就这件事说得更多。

纯笑医院里的笑者认为他们是理智的，世界上其他人都是疯狂的。他们相信，没有什么比幽默感更能保持一个人的理智了。是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生活在疯癫文化中的一种理智的亚文化。一些比较开明的精神病学家实际上鼓励他们的这些信念！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真相，即笑者是疯的，但他们觉得从心理上来说，让笑者产生他们是正常人的错觉是好事。

其中一位笑者曾对他的一大群同事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啊！这比最专制的独裁政权更难应付。至少独裁者是故意作恶的；他们内心深处知道他们的动机是贪婪和权力欲。但是，这些笑-叫医院的医生！他们是最疯狂的！他们居然相信他们在帮助他们的病人！一个人怎么能应付这种情况呢？难道我们无能为力吗？我们肯定能找到办法的！”

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东西。首先，偶尔会发生病人从笑-叫医院里逃出来的情况，他们立即赶到纯笑医院，在那里他们被愉快地接纳。这让纯笑的病人得到了他们所等待的想法。他们集体逃出纯笑医院，组织对笑-叫医院的突袭，释放了所有的笑声病房，并将所有病人带回纯笑医院。这就开始了笑-叫医院的大衰落。

是的，笑-叫医院确实衰落了，并最终消亡了。只是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还不完全清楚。部分原因是来自纯笑医院的突击。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样的。外面世界的笑者们都觉得，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太危险了；他们可能会被抓到并被送到错误的医院。所以他们都自愿到纯笑医院接受治疗，并且都被接纳了。有一天，外面的世界已经没有笑的人了；现在大多数人都在纯笑的医院里，少数人在笑叫-医院里。

然后，笑-叫医院的士气和纪律出现了崩溃。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厌恶抑笑剂治疗；越来越多的医生认为这真的不符合人性。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笑不是一种真正的疾病，尽管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免被吊销医疗执照。另外，在这个方向上有很多外部压力；人们承认笑是一种病，但觉得尖叫比笑更糟糕。于是，一家又一家的笑-叫医院改成了纯笑医院，直到没有笑-叫医院的幸福日子到来。现在，世界上所有的笑者都在纯笑的医院里。

纯笑医院变得非常拥挤。因此他们的场所变成了“笑场”、“笑镇”和其他类型的笑社区。笑声社区的条件真的很完美。虽然居民不能自由离开，但他们真的拥有他们心中想要的一切。他们几乎是完全快乐的。他们唯一的悲哀是想到那些在笑声社区之外的人，他们永远不知道笑声的快乐。对此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决定，什么都不做。但在这里，天意以一种非常显著的方式介入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外部世界对笑声社区给予了最大的关注。事实上，社区内部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外部。这产生了一种非凡的效果：一种不真诚的精神病在外部世界全面流行。一个接一个的外来者变得不真诚，假装是笑者，以便他们可以被监禁在笑声社区里。这些假装的笑者不能与中世纪的伪笑者混为一谈。伪笑者是真的在追求的是幽默，并认为通过背诵笑话和模仿笑声，他们已经获得了真正的幽默感。换句话说，伪笑者从未试图欺骗别人，但他们已经彻底欺骗了自己。但是，现在的假笑者非常清楚他们没有幽默感，他们也不可能不在乎；他们故意撒谎，只是为了加入笑声社区提高生活标准。负责笑声社区的精神病学家完全被愚弄了，接纳了他们，但囚犯们当然看穿了整个事情。但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预见到了会发生什么。躺在床上的假笑者被绝大多数真正的笑者所包围，很快就染上了笑病，并在几周后完全变成了真正的笑者。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非笑者通过撒谎进入了笑声社区，并很快成为真正的笑者。最后，连精神病学家都屈服了，世界上再也没有非笑者了。整个地球现在是一个巨大的笑声医院。欢笑的花园已经回来了，并遍布整个地球。人类终于通过自己的怪异方式忆起了主和他的道路。主的预言实现了。

天堂里的尾声

上帝奢侈地躺在天堂的沙发上，被他的天使唱诗班所包围。尼莫德（绿色动物）躺在他的脚下，亲昵地舔着他的脚趾，而主则亲昵地抚摸着尼莫德的头。其中一个天使说：“主啊，你的方法很神奇，你是怎么做到的？”主笑着说：

“这真的不是那么困难！主要问题是我要让亚当和夏娃相信他们有自由意志。这些人真的很神奇；他们就像孩子一样！你能让他们做任何事情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在做。他们是如此之骄傲，以至于如果没有自由意志的幻觉，他们将永远不会去做一些事情。因此，我必须对他们的大脑进行编程，使他们相信自己确实有自由意志。但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怎么能让任何有生命的人相信如此奇妙的事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如果我下去简单地告诉他们，他们有自由意志，他们会完全无法相信我。他们会睁大眼睛看着我说：‘但这太不可思议了！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我们当然感觉不到任何自由！’是的，我之前一直在和他们开的玩笑使他们不会相信这样一个关于自由意志的奇妙故事，而是将之视为另一个笑话（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对的！）。不，当然不是由我来告诉他们。那应该是谁呢？好吧，我们的朋友尼莫德似乎就是一个绝好的角色。我必须给他们送去一个看起来非常严肃而且有点吓人的人。但要让尼莫德这样做，我首先必须说服他，他有自由意志。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如果我告诉他，他显然不会相信我；他太聪明了。所以我不得不使用催眠和心灵感应相结合的方法。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先让自己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原因是我必须知道想象自己是自由的感觉，以便将这种感觉心灵感应给尼莫德。因此，我首先必须对自己进行编程。这确实是整个行动中最困难的部分！你不知道这有多难。你不知道一个人故意让自己相信一些自己知道是错误的东西有多难，只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错误的临时信念是有用的。而且我必须确保我不会永久拥有这个错误的信念，因为如果真变成那样，我就会永远地处于疯狂之中，从而整个宇宙都会疯掉，然后整个宇宙会同我一起消失弥散。所以我给了自己一个催眠暗示：当我成功地让尼莫德相信他有自由意志的那一刻，我将立即恢复理智，再次知道我没有自由意志。而事情确实是这样发生的。一旦我让尼莫德相信他有自由意志，那么我就能操纵他让他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反叛我”“恨我”等等。我让他认为，我作为他的创造者，在某种程度上觉得“比他高等”，并“侵占”了他。这自然刺痛了敏感的他，这会使他说：“那个主认为他是谁？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简而言之，他要反对我。而这对我的计划至关重要。然后他偷跑了，下山去骗亚当和夏娃。剩下的故事就是我们熟悉的历史了。

天使们对主的智慧大笑了很久。其中一个人说：“你呢，尼摩德，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穿主的游戏的？”尼摩德回答说：

“直到笑之园回来并接管了这个星球，我才真正知道了。起初，在主催眠了我，让我相信我有自由意志，在他把我编程为恨他之后，我确实带着非常邪恶的计划溜走了，去腐蚀这个星球。当亚当和夏娃被逐出花园的那一天，我知道我赢了。不久之后，当这对夫妇前去”成就一番事业“时，我高兴地搓着我的爪子！然后，当幽默开始离开这个星球时，我的喜悦是多么巨大！我的计划正在发挥作用。（当时我不知道这一切其实是是上帝的计划！）但是当中世纪到来时，我严重关切起笑者的崛起。他们似乎很有可能恢复地球的幽默感。于是我对那些假笑者说，他们可以通过背诵笑话和训练自己“正确地笑”来获得幽默感。是的，由于幽默感受到重视，我必须欺骗人们，让他们以为自己有幽默感，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

“当现代到来，人们认为幽默是一种“精神病”时，我当然很高兴！而当笑声医院出现时，我也欣喜若狂。而当笑-叫医院出现时，我欣喜若狂！当我听到尖叫者痛苦的叫声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想想看，这些痛苦都是我造成的！我有这种能力！我反对主，把所有这些痛苦带到了世界上！小小的我做了这一切！我真的很有成就感！但是，当笑-叫医院开始衰落时，我变得非常担心。我的计划出了什么问题？不要告诉我主终究是赢了！天啊，我真的有什么成就吗，还是我只是在愚弄自己？然后，当最后一家笑-叫医院消失后，我陷入了完全的恐慌之中。而当非笑者为了进入笑声社区而假装成笑者，然后成为笑者时，我完全绝望了；我知道游戏结束了。我不再有机会了。所以我只能黯然神伤地等待着笑声完全回归的那一天。果然，它回来了。

“这时，整个情况的真相突然像刀子一样刺痛了我。我被骗了！是的，完全彻底地被愚弄了！我突然发现我所做的所有反对主的活动都只是主计划的一部分！上帝啊，我反对主，只是因为他想让我反对！他欺骗了我，让我相信我有自由意志，让我觉得是我自己做了所有这些事情。但我只是主的棋局中的一个小卒子！

“哦，我是多么愤怒。我咆哮、发怒，向上帝挥舞着拳头！我发誓要报仇！但在愤怒和咆哮的同时，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样做只是因为主希望我这样做；这也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只要我做我想做的事，做我能做的事，我绝对不可能真的反对主；我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他的！。然后，这整个情况的讽刺感在我脑海中迸发出来！我崩溃了，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笑声！我在地上翻来覆去地笑，直到眼泪夺眶而出！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时光，感到如此美味的自由。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噩梦般的错觉，我终于从这种恐怖中获得了自由。当我笑啊笑的时候，我得到了纯洁和净化。邪恶、傲慢、不顺从、卑鄙——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我的笑声冲走了。当我笑完后，我就像出生那天一样纯洁。现在我爱主，我爱地球，我爱宇宙，我爱一切。于是我升入天堂，拥抱了主。我是归来地浪子。

主笑着对全体集会者说：“道是奇妙的。道的方式是奇妙的。在这个星球上，一切都变得多么幸福——-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